

劉兆祐博士主編  
中國史學叢書三編

皇  
明  
疏  
鈔  
(四)

臺灣學堂書局印行

劉兆祐博士主編  
中國史學叢書三編

皇  
明

疏  
鈔  
(四)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皇明疏鈔卷之十九

脩省三

遇災修政疏

曹璘

臣聞王政清明則星辰順度地震天怒不寧之象雷者陰陽擊剝之氣即如人心之怒洪武禁門乃我太祖高皇帝勦業之前門雷震此門上天之怒必有所在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之謂也電者積陰所成電於金陵門而茂陵獨盛何也火者積陰所生賢佞分明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愛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今火於內園而狂夫發惡

祖宗

根本陵寢之地豈宜有此大變乎浙江景寧縣山頭  
白氣如物飛騰白色屬金臣恐民貧盜起兵戈之釁  
將從此始入夏以來霖雨伏陰又不晴霽南京欽天  
監又奏白晝太白守辰歲星守巳臣愚以為陰盛陽  
微之兆官官用事夷狄猖獗或上天垂誠冀以感悟  
聖衷者豈不至哉况今胡虜奔衝蒲苗出沒四方草  
竊潛謀江南職官叛逆言及於此良可動心然臣聞  
多難與邦殷憂啓聖宋景善言妖星乃退商湯自責  
旱化豐年仰惟 皇上當此春秋鼎盛之時正持盈  
守成之際身逢災異况在諒陰雖修省之詔屢下而  
災異之變未消臣愚以為四方固可慮而蕭牆之禍

不可不防邊陲固可念而腹心之疾不可不治然應  
天以實不以文臣願陛下避殿服素撤樂減膳講  
學不倦永言孝思察權奸求直言簡輔臣擇近習防  
夷狄之患急兵戍之謀如是則庶幾其可矣否則空  
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圉圉焚鞭朴以縱罪戾臣  
恐上天之意未易回也洪惟陛下聰明天縱德器  
夙成嗣位以來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此則周文望  
道未見之心也然不過經卷一開講章一誦鑿與  
既下紳珮繼出中間豈無疑難而未聞天語之下  
詢臣寮孰無忠悃而未聞玉音之顧問徒事虛文  
未臻實效臣愚以為人主涵養氣質薰陶德性一

祖 五宗之付託 聖子所孫之庶嘉綿 宗社之  
靈長為臣民之歸極端在講學一事又况 經筵故  
典方舉而輒休暫行而遽罷人君舍此欲何為哉早  
朝晏罷所接者非宦官則宮妾而已臣以經筵一事  
誠為 陛下計算歲時寒暑之來除去四月其間朝  
會祭祀豈無妨悞一年之中強半不學所謂一日暴之  
十日寒之者也如是而欲望 聖學之日新 聖德  
之日就譬駕南轅而望北冀樹曲木而求直影何可  
得也 祖宗艱難何所藉賴 子孫無疆之庶何所  
引長 宗社何由靈昌臣民何從歸往臣願 陛下  
宜拘舊例凡遇三伏隆冬各暫止一月其餘日期仍

行大小之講大講則應日舉行小講則無日間斷  
一有疑乞垂清問庶使理明則與舜好問禹拜昌言  
同一揆矣 陛下雖深居獨行亦宜凝神反視恭默  
思道尋覽墳典留意烝民恐韶光一失不可再得大  
禹惜陰周公待旦良有以也 臣又願 陛下孝事

兩宮思慕 二親當飲膳則思其辟穀衣裳則思其  
在笥安居則思其依土懽樂則思其幽寂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思日慎一日則持守之念堅怠傲之私  
亡 先帝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矣 臣於去冬已嘗  
潛伏勸 陛下墨衰視事欽奉 聖旨許臣盡心 臣

今者每仰瞻 陛下逢時禹節輒漸黃袞輦帳從官

緋朱金碧炫耀人目夫逢時遇節慘然思親可也而未宜盛服 經筵所講者聖賢之書將以求諸道而明其理也當哀而不哀未知與經典合否夫食稻衣錦孔門所忌放飯流歡孟氏所譏即今 梓宮方殯 禰祖未耐臣愚不意 陛下大孝乃安於此臣實惑焉伏乞 皇上但漸淺色三年之間白駒過隙况乎富貴之享如日升月恒方興未艾豈爭數月之期而悅從時俗哉臣聞言路通塞 國家之盛衰繫焉恭遇 皇上踐極之初人皆效言圖報雖蒙一槩容納未見毅然施行近聞人皆云 聖上已有拂諫之漸矣臣等道請復 經筵意諫之盛舉也而未蒙即

賜俞允給事中賀欽勸學辭職臣子之至情也不意  
方拔擢而遽准退去此則疎賢近佞惡直悅諛之端  
也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大對曰大臣持祿  
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  
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允執初心堅如金石使讜言  
得進不為奸佞所蔽天下幸甚不然則指鹿為馬指  
鳥為鸞人亦不復敢言之矣管子云君門遠於萬里  
陛下位居於中孤立於上使非臣下言之萬一有潛  
藏隱伏奸宄狡猾之徒何由得盡其情狀乎臣伏觀  
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闔  
割火者臣有以仰窺 祖宗盛心即古除肉刑之意

所以重絕人道也近年以來愚昧軍民因見內官富貴立致故將子弟勦滅絕人理希爵賞為門戶之庇因而死者未可勝數夫有疾而天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今定律無信法令不行淨身之徒徃徃多方求進或秉鈞衡或叅機務或充鎮備或管錢糧蒙主上以自恣或竊弄威權以怙寵剝削軍民擾害地方背公比當習以成風近年以來又設翰林院官教訓內使儒臣由此而夤緣顯擢內官從此而曉解世故假儒術以文奸懷深謀而誤國附虎以翼不可不虞臣愚以為上天示戒災異屢出實皆由於此輩夫 國家養賢將以為用也內

官內使以掃除為職者也三公九卿百司庶職各任其事天子端拱於上臣寮奔走於下是也今陛下倚任宦官而疎斥儒臣則刑人不近竟託空言而朕肱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皇上遵依祖宗成法政事俱由淵衷裁決親近儒臣講求治道內官在內者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國政革罷教書翰林院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今後遇內使缺少行取抄沒幼童仍乞勅都察院刊榜通行天下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律議擬發落如此庶人不戕生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矣臣竊聞甘涼以及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塵生邊報日至虜情譎詐

佯言進貢實覘中國其小王子叱甲思蘭哈密朵顏  
等路連絡屬續緣邊縣亘數千餘里萬一唇齒相依  
犄角為寇禍害非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為之計臣恐  
臨時噬臍無及臣聞鄰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  
知所為心膽既大必無退怯乞 勅邊方鎮巡等官  
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揀選精壯者給與馬匹糧料及  
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如舍餘處置仍厚  
加賞犒務使得所平居編為什伍隨操有警則令其  
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依例陞賞未有不濟事者今之  
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師費糧經過騷擾軍衛有  
司既固於送迎又苦於誅求為害百端何可勝言

愚以勞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方面  
運糧儲何所不給又况京營軍馬素不習戰軍畏其  
聲勢而不敢前馬嫌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  
如招募邊人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計日漸入自然萬  
一醜虜入寇不得已而興討罪之師京營止宜挑選  
精猛官軍之老練者漢官統之以往策應庶幾穩便  
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天下民窮財盡水旱相  
承家無儋石之儲門有催徵之吏典田拆屋賣男鬻  
女如是而猶需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強壯者相聚為  
盜矣乞 勅該部查勘被災去處即與量免科差老  
弱貧難量與賑濟毋令失所天下幸甚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前日見承運庫內官奏言折糧銀不敷一季俸鈔及訪得戶部收貯糧銀四萬餘兩太倉見銀僅有二十萬兩古人謂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京師所積不足一年之用誠可懼也賈誼云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舉數萬之衆國胡以餽正今日之謂矣乞 勅該部查算鹽鈔并各項見收錢糧多方措置仍將各處倉庫贓罰并積年叅充吏典知印承差監生上納銀兩請勅差官分投查盤明白及遞年拖欠錢糧星夜催償起運前來應用填實府庫其各處邊倉糧草如果缺少先儘解到腹裏倉場該納者即改撥在外僭運前

去務足三年之用古人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者也夫以食足兵彊固可殄滅醜虜而統馭之道要在將帥得人如王憲劉寧陳英等已蒙委任公論攸宜臣又訪得降級總兵許寧勇而有謀諳練邊事伏乞 皇上暫棄前過假以署職令其獨當一面統衆殺賊彼以久閒待罪之人幸茲任用必然奮不顧身以圖報稱然兵事不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慎也為今之計乞 勅各邊鎮巡等官俱用蓄積糧草戒飭戎事伺察虜情練兵秣馬振揚威聲又嚴烽火謹斥堠以備之什伍依次恒如有敵不軌之甚則與之戰亦未宜輕舉妄動以

損中國威重如是則可以坐致敵人之斃而不致於挫衄矣

陳萬言以裨修省疏

何孟春

臣聞之昔范睢獻秦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不足言也蘇軾上書其君仁宗亦曰臣試論小者而其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言係乎事事有小有大泛言則淺究言則至臣今獲承明詔將言其淺而小者乎亦將言其至者大者乎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不失為至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溷其君言固將先乎所急者雖然在其君聽之何如耳乃者 清寧宮災 陛下夙夜祗畏

思勅天之戒儼神明於蠖濩遣官分禱 天地太廟  
社稷以致災之故首罷毓秀亭之工作已成者而撤  
之特 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涓流  
不容私潤燭火冀可助光中外執事實深慰喜激衷  
申悃誰其忍默浹月之間囊封投匭於 詔旨所斥  
百官政弊奸貪顯跡軍民利病收拾砌累食磨寢勘  
罔不上聞自以朝無諱言時難再際延頸企踵洗耳  
刮目顛俟報可而 九重玄邃景相依違所見施行  
未盡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急者耶不  
然則此詔也宋司馬光之謂數年前亦有之而今為  
修故事而已乃今閏十一月日有食之災見于天古